



智慧宝鉴

中华

大方略全书

墨家智谋全书

质朴崇行禹政 旨在兼爱利人
 尚贤尚同节用 非攻非乐
 志存强而智达 言有信而果



【战国】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中华大方略全书

墨家智谋全书

(战国) 墨翟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目 录

亲士 (1)

◇入国而不存其士，则亡国矣。见贤而不急，则缓其君矣

◇不胜其任而处其位，非此位之人也；不胜其爵而处其禄，非此禄之主也

◇良弓难张，然可以及高入深；良马难乘，然可以任重致远；良才难令，然可以致君见尊

修身 (4)

◇君子之道也，贫则见廉，富则见义，生则见爱，死则见哀

◇志不强者智不达，言不信者行不果

◇务言而缓行，虽辩必不听；多力而伐功，虽劳必不图

所染 (6)

◇善为君者，劳于论人，而佚于治官

◇不仅是一国之君要受到臣子们的熏染，就是士人也会受到朋友的影响

法仪 (8)

◇天下从事者不可以无法仪，无法仪而其事能成者无有也

- ◇天下之为学者众，而仁者寡，若皆法其学，此法不仁也
- ◇爱人利人者，天必福之；恶人贼人者，天必祸之

七患 (11)

- ◇凡五谷者，民之所仰也，君之所以为养也，故民无仰则君无养，民无食则不可事
- ◇故时年岁善，则民仁且良；时年岁凶，则民吝且恶
- ◇故仓无备粟，不可以待凶饥。库无备兵，虽有义不能征无义。城郭不备全，不可以自守

辞过 (14)

- ◇故节于身，诲于民，是以天下之民可得而治，财用可得而足
- ◇法令不急而行，民不劳而上足用，故民归之
- ◇夫妇关系调节好就能使天下和悦，风调雨顺就能使五谷丰登，衣服合宜就能使肌肤舒适

三辩 (19)

- ◇故其乐逾繁者，其治逾寡。自此观之，乐非所以治天下也
- ◇食之利也，以知饥而食之者智也，因为无智矣

尚贤 (21)

- ◇国有贤良之士众，则国家之治厚，贤良之士寡，则国家之治薄
- ◇上之所以使下者，一物也，下之所以事上者，一术也
- ◇故官无常贵，而民无终贱，有能则举之，无能则下之，举公义，辟私怨，此若言之谓也

- ◇自贵且智者，为政乎愚且贱者，则治；自愚贱者，为政乎贵且智者，则乱
- ◇爵位不高则民不敬也，蓄禄不厚则民不信也，政令不断则民不畏也
- ◇贪于政者不能分人以事，厚于货者不能分人以禄
- ◇是以民无饥而不得食，寒而不得衣，劳而不得息，乱而不得治者
- ◇逮至其国家则不然，王公大人骨肉之亲，无故富贵、面目美好者，则举之
- ◇惟法其言，用其谋，行其道，上可而利天，中可而利鬼，下可而利人，是故推而上之

尚同 (37)

- ◇有过则规谏之，下有善则傍荐之。上同而不下比者，此上之所赏，而下之所誉也
- ◇天下之百姓皆上同于天子，而不上同于天，则蓄犹未去也
- ◇上之所是，必亦是之，上之所非，必亦非之，已有善傍荐之，上有过规谏之
- ◇惟以其能一同天下之义，是以天下治
- ◇是以赏当贤，罚当暴，不杀不辜，不失有罪，则此尚同之功也
- ◇上之为政，得下之情则治，不得下之情则乱
- ◇天下之为国数也甚多，此皆是其国，而非人之国，是以厚者有战，而薄者有争
- ◇一目之视也，不若二目之视也。一耳之听也，不若二耳之听也。一手之操也，不若二手之强也

兼爱 (55)

- ◇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也，必知乱之所自起，焉能治之，不知乱之所自起，则不能治
- ◇盗爱其室不爱其异室，故窃异室以利其室；贼爱其身不爱人，故贼人以利其身
- ◇国之与国之相攻，家之与家之相篡，人之与人之相贼，君臣不惠忠，父子不慈孝，兄弟不和谐，此则天下之害也
- ◇夫爱人者，人必从而爱之；利人者，人必从而利之；恶人者，人必从而恶之；害人者，人必从而害之
- ◇非人者必有以易之，若非人而无以易之，譬之犹以水救火也，其说将必无可焉
- ◇言必信，行必果，使言行之合犹合符节也，无言而不行也
- ◇王道荡荡，不偏不党，王道平平，不党不偏。其直若矢，其易若底，君子之所履，小人之所视
- ◇为人君必惠，为人臣必忠，为人父必慈，为人子必孝，为人兄必友，为人弟必悌

非攻 (72)

- ◇少见黑曰黑，多见黑曰白，则以此人不知白黑之辩矣
- ◇彼不能收用彼众，是故亡。我能收用我众，以此攻战于天下，谁敢不宾服哉
- ◇君子不镜于水而镜于人，镜于水，见面之容，镜于人，则知吉与凶
- ◇利人多，功故又大，是以天赏之，鬼富之，人誉之，使贵为天子，富有天下，名参乎天地，至今不废
- ◇譬犹医之药万有余人，而四人愈也，则不可谓良医矣
- ◇督以正，义其名，必务宽吾众，信吾师，以此授诸侯之师，则天下无敌矣

节葬 (83)

- ◇亲贫则从事乎富之，人民寡则从事乎众之，众乱则从事乎治之
- ◇且故兴天下之利，除天下之害，令国家百姓之不治也，自古及今，未尝之有也
- ◇今惟无以厚葬久丧者为政，国家必贫，人民必寡，刑政必乱
- ◇若人厚葬久丧，实不可以富贫众寡，定危治乱乎，则非仁也，非义也，非孝子之事也

天志 (90)

- ◇夫天不可为林谷幽门无人，明必见之
- ◇天下有义则生，无义则死；有义则富，无义则贫；有义则治，无义则乱
- ◇顺天意者，兼相爱，交相利，必得赏。反天意者，别相恶，交相贼，必得罚
- ◇处大国不攻小国，处大家不篡小家，强者不劫弱，贵者不傲贱，多诈者不欺愚
- ◇夫愚且贱者，不得为政乎贵且知者，然后得为政乎愚且贱者
- ◇处大国不攻小国，处大家不乱小家，强不劫弱，众不暴寡，诈不谋愚，贵不傲贱
- ◇然而正者，无自下正上者，必自上正下
- ◇今天下之士君子，欲为义者，则不可不顺天之意矣
- ◇上欲中圣王之道，下欲中国家百姓之利者，当天之志，而不可不察也

亲士

【原典】

入国而不存其士，则亡国矣。见贤而不急，则缓其君矣。非贤无急，非士无与虑国。缓贤忘士，而能以其国存者，未曾有也。

昔者文公出走而正天下，桓公去国而霸诸侯，越王勾践遇吴王之丑，而尚摄中国之贤君，三子之能达名成功于天下也，皆于其国抑而大丑也。太上无败，其次败而有以成，此之谓用民。

【今译】

治国而不优待贤士，国家就会灭亡。看见贤士而不急于亲近任用，他们就会怠慢君主的国事。君王没有比用贤士更为急迫的事了，若没有贤士，就没有人为国家出谋划策。怠慢贤士，遗弃贤士，而能够使他的国家长治久安的，是从来没有过的事。

过去，晋文公被迫离开晋国逃亡在外，后来又作了天下盟主；齐桓公被迫离开齐国，最后称雄诸侯；越王勾践被吴王战败凌辱，但能卧薪尝胆，终于成为威慑中原诸国的贤君。这三个君主所以能够成功而扬名于天下，是因为他们都能忍辱负耻，以图复仇。所以说，最好是不遭失败，其次是虽遭失败而能从中吸取教训，设法转败为胜，这才叫善于使用士民。

【原典】

吾闻之曰：“非无安居也，我无安心也；非无足财也，我无足心也。”是故君子自难而易彼，众人自易而难彼。君子进不败其志，内究其情，虽杂庸民，终无怨心，彼有自信者也。是故为其所难者，必得其所欲焉，未闻为其所欲，而免其所恶者也。是故逼臣伤君，谄下伤上。君必有弗弗之臣，上必有谄谄之下。分议者延延，而支苟者谄谄，焉可以长生保国。臣下重其爵位而不言，近臣则暗，远臣则谄，怨结于民心，谄谄在侧，善议障塞，则国危矣。桀纣不以其无天下之士邪？杀其身而丧天下。故曰：归国宝不若献贤而进士。

【今译】

我曾听说：“我不是没有安定的住处，而是自己没有安定之心；不是没有丰足的财产，而是怀着无法满足的心。”所以道德高尚的君子自己承担难事，使他人承担易事；道德低下的普通人把方便留给自己，把困难让给他人。君子对于士人的进步则加以鼓励，不挫败他的志向，对于士人的退步则审察实情；不随意苛责，即使杂处于庸众之中，也终究没有怨尤之心。因为君主相信自己亲士政策的正确。所以说，凡事能从难处做起，就一定能达到自己的愿望。但却没有听说只做自己所想的事情，而能免于所厌恶之后果的。所以倖臣与谗佞之辈往往会伤害君主。君主一定要有敢于提反对意见的臣子，上级一定要有敢直言争辩的下级，分辨争论的人断断相持，互相责难的人滔滔不让、据理力争，决不会产生奉承阿谀之风，这样才能保全国家，并且长存不衰。如果臣子只以爵禄为重，不对国事发表意见，近臣缄默不言，远臣闭口暗叹，怨恨就郁结于民心了。谄谀阿奉之人围在身边，好的建议、主张被阻塞，那么国家就危险了。夏桀、商纣不就是因为失去了天下的贤士吗？因而身遭杀戮，丧失了天下。所以说：馈赠国宝，不如举荐贤士。

【原典】

今有五锥，此其铄铄者必先挫；有五刀，此其错，错者必先靡。是以甘井近竭，招木近伐，灵龟近灼，神蛇近暴。是故比干之殪，其抗也；孟贲之杀，其勇也；西施之沈，其美也；吴起之裂，其事也。故彼人者，寡不死其所长，故曰：太盛难守也。

【今译】

比如现在有五把锥子，一把最锋利，那么这一把必先折断。有五把刀，一把磨得最快，那么这一把必先损坏。所以，甜美的井水，一定最先枯竭；高大的树木，一定最早被砍伐；灵验的乌龟，一定最先被火烧灼以求卜卦；神异的蛇，一定最先被捉来曝晒以求降雨。所以，比干之死，是因为他抗直；孟贲被杀，是因为他逞勇；西施被沉江，是因为长得美丽；吴起被车裂，是因为他有大功。这些人很少不是死于自己的长处、优点。因此说：过于突出就难以保全自身了。

【原典】

故虽有贤君，不爱无功之臣；虽有慈父，不爱无益之子。是故不胜其任而处其位，非此位之人也；不胜其爵而处其禄，非此禄之主也。良弓难张，然可以及高入深；良马难乘，然可以任重致远；良才难令，然可以致君见尊。是故江河不恶小谷之满己也，故能大。圣人者，事无辞也，物无违也，故能为天下器。是故江河之水，非一源之水也；千镒之裘，非一狐之白也。夫恶有同方取不取同而已者乎？盖非兼王之道也。是故天地不昭昭，大水不潦潦，大火不燎燎，王德不尧尧者，乃千人之长也。其直如矢，其平如砥，不足以覆万物。是故溪陕者速涸，逝浅者速竭，境埶者其地不育，王者淳泽，不出宫中，则不能流国矣。

【今译】

因此，即使有贤君，他也不会爱无功之臣；即使有慈父，他也不会爱无益之子。所以，凡是不能胜任其事而占据这一位置的，他就不应居于此位；凡是不胜任其爵而享受这一俸禄的，他就不当享有此禄。良弓虽然难以拉开，却能射得高，进得深；良马虽然难以驾驭，却能负重行远；贤才虽然难以驱使，却可以使国君受到人们的尊敬。所以，大江大河不会捐弃涓涓小溪而不让注入到它的里边，所以大江大河里的水能愈来愈多。圣明的人遇到事情不辞让，不违背事物之理，所以能成为盖世英才。所以大江大河里的水，不是从同一水源流下的；价值千金的狐白裘，不是从一只狐狸腋下集成的。哪有志同道合的人而不用，而去用与自己个人私意相同的人呢？那样就不是治理天下的圣王之道。所以大地不昭昭为明而美丑皆收，大水不潦潦为大而川泽皆纳，大火不燎燎为盛而草木皆容，王德不尧尧为高而贵贱皆亲，才能做千万人的首领。若是管理千人的长官，他刚直不阿如同箭杆，他平光如磨刀石一样，就不足以包容万物。所以狭隘的溪流干涸得就快，小浅的川泽枯竭得就早，坚硬的土地不会长庄稼。君王的恩泽再厚，不出宫室，就不会泽被全国。

修身

【原典】

君子战虽有陈，而勇为本焉；丧虽有礼，而哀为本焉；士虽有学，而行为本焉。是故置本不安者，无务丰末；近者不亲，无务来远；亲戚不附，无务外交；事无终始，无务多业；举物而闇，无务博闻。是故先王之治天下也，必察迹来远。君子察迹而迹修者也。见不修行，见毁，而反之身者也，此以怨省而行修矣。谮慝之言，无人之耳；批扞之声，无出之口；杀伤人之孩，无存之心，虽有诋讦之民，无所依矣。故君子力事日强，愿欲日逾，设壮日盛。君子之道也，贫则见廉，富则见义，生则见爱，死则见哀，四行者不可虚假，反之身者也。藏于心者无从以竭爱，动于身者无以竭恭，出于口者无以竭驯。畅之四支，接之肌肤，华发隳颠，而犹弗舍者，其惟圣人乎！

【今译】

君子作战虽用阵势，但必以勇敢为但必以哀痛为本；办丧事虽然有礼，但必以哀痛为但必以哀痛为本；士人虽然有学问，但必以德行为根本。所以立本不牢的，就不必讲究枝节的繁盛；对身边的人不亲爱，就别想招来远方的人；不能使亲戚归服自己，就别想结交外边的人；做一件事情有始无终，就别想做更多的事；举一事物尚且弄不明白，就别想博学多识。所以帝王治理天下，必定要明察左右而招徕远人。君子能明察左右，左右之人也就能修养自己的品行了。君子懂得不修养自己的品行就会受到别人的毁谤，而反躬自问，因此自己的品德得到了修养，毁谤就减少了。谗言蜜语的话不听，攻击别人的话不说，伤害别人的念头不想，这样，即使遇有好诋毁、攻击的人，也就无从施展了。所以，君子的力量和事业日益强盛，个人的欲望一天比一天减少，品德修养一天比一天高尚。君子立身行事的准则是：贫穷时就表现廉洁，富贵时就表现仁义，

对活着的人表示慈爱，对死去的人表示哀悼。这四种品德不可弄虚作假，而是必须自身具备的。凡是存在于内心的，是无穷的慈爱；举止于身体的，是无比的谦恭；谈说于嘴上的，是典雅的语言。把这四种品德贯彻到整个身心，直到头发花白脱落而终生不渝，那大概只有圣人能够做到了！

【原典】

志不强则智不达，言不信者行不果。据财不能以分人者，不足与友；守道不笃、遍物不博、辩是非不察者，不足与游。本不固者末必几，雄而不修者其后必惰，原浊者流不清，行不信者名必耗。名不徒生，而誉不自长，功成名遂，名誉不可虚假，反之身者也。务言而缓行，虽辩必不听；多力而伐功，虽劳必不图。慧者心辩而不繁说，多力而不伐功，此以名誉扬天下。言无务为多而务为智，无务为文而务为察。故彼智无察，在身而情，反其路者也，善无主于心者不留，行莫辩于身者不立。名不可简而成也，誉不可巧而立也，君子以身戴行者也。思利寻焉，忘名忽焉，可以为士于天下者，未尝有也。

【今译】

意志不坚强的人，智慧一定不高；说话不讲信用的人，行动一定不果敢；拥有财富而不肯分给人的，不值得和他交友；守道不坚定，阅历事物不广博，辨别是非不清楚的，不值得和他交游。根基不稳固的人，结局一定危险；事先不修行的人，到头来一定要垮台。源出于浊水的，其流水不可能清澈；行为不讲信用的人，其名声一定会受到损害。名声不能无故产生，名誉不能自己长成。功成了必然名就，名誉不可虚假，必须反求诸己。光说而行动迟缓，虽然会说，但没人听信；出力多而自夸功劳，即使劳苦功高也不可取。富有智慧的人心里明白而不夸夸其谈，努力做事而不夸耀自己的功劳，因此名誉扬于天下。说话不图繁多而讲究富有智慧，不图文采而讲究明白。所以说既无智慧又不能审察加上自身懒于做事、怠于修行的人，就要跟自己的愿望背道而驰了。善不从本心生出就不能保留，行不由本身审辨就不能树立，名望不会由苟简而成，声誉不会因诈伪而立，君子是言行合一的。一心考虑个人利益并竭力追求，毫不顾算自己的名声，而可以成为名符其实的天下贤士的，那是从来不曾有过的。

所染

【原典】

子墨子言见染丝者而叹，曰：“染于苍则苍，染于黄则黄，所入者变，其色亦变，五入必，而已则为五色矣！故染不可不慎也！”

【今译】

墨子说，他曾见人染丝而感叹说：“洁白的丝染在青色染水里就成青色，染在黄色染水里就成黄色，染料不同，丝的颜色也跟着变化。经过五次之后，就变为五种颜色了。所以染丝不可不谨慎！”

【原典】

非独染丝然也，国亦有染。舜染于许由、伯阳，禹染于皋陶、伯益，汤染于伊尹、仲虺，武王染于太公、周公。此四王者所染当，故王天下，立为天子，功名蔽天地。举天下之仁义显人，必称此四王者。夏桀染于干辛、推哆，殷纣染于崇侯、恶来，厉王染于厉公长父、荣夷终，幽王染于傅公夷、蔡公穀。此四王者，所染不当，故国残身死，为天下僂。举天下不义辱人，必称此四王者。齐桓染于管仲、鲍叔，晋文染于舅犯、高偃，楚庄染于孙叔、沈尹，吴阖闾染于伍员、文义，越勾践染于范蠡、大夫种。此五君者所染当，故霸诸侯，功名传于后世。范吉射染于长柳朔、王胜，中行寅染于籍秦、高强，吴夫差染于王孙雒、太宰嚭，知伯摇染于智国、张武，中山尚染于魏义、偃长，宋康染于唐鞅、佃不礼。此六君者所染不当，故国家残亡，身为刑戮，宗庙破灭，绝无后类，君臣离散，民人流亡，举天下之贪暴苛扰者，必称此六君也。凡君之所以安者何也？以其行理也，行理性于染当。故善为君者，劳于论人，而佚于治官。不能为君者，伤形费神，愁心劳意，然国逾危，身逾辱。此六君者，非不重其国爱其身也，以不知要故也。不知要者，所染不当也。

【今译】

不仅染丝如此，国君同样也要受近臣的熏染影响。如舜被许由、伯阳所染，禹被皋陶、伯益所染，汤被伊尹、仲虺所染，武王被太公、周公所染。这四个称王的君主因熏染影响他的人正确得当，所以称王于天下，立为天子，功盖四方，名扬天下，凡是提起天下著名的仁义之人，必定要称这四王。夏桀王受干辛、推哆的熏染影响，殷纣王受崇侯、恶来的熏染影响，周厉王受厉公长父、荣夷终的熏染影响，周幽王受傅公夷、蔡公谷的熏染影响。这四个称王的人因熏染影响他的人不正确不得当，所以国亡身死，被天下人羞辱。凡是提起天下不义可耻之人，必定要称这四王。齐桓公受管仲、鲍叔牙的熏染，晋文公受舅犯、郭偃的熏染影响，楚庄王受孙叔敖、沈令尹的熏染影响，吴王阖闾受伍员、文义的熏染影响，越王勾践受范蠡、大夫文种的熏染影响。这五个君主由于熏染影响他的人正确得当，所以称霸于诸侯，功名传于后世。范吉射受长柳朔、王胜的熏染影响，中行寅受籍秦、高强的熏染影响，吴王夫差受王孙雒、太宰嚭的熏染影响，知伯摇受智国、张武的熏染影响，中山国君尚受魏义、偃长的熏染影响，宋康王受唐鞅、佃不礼的熏染影响。这六个君主由于熏染影响他的人不正确不得当，所以国家灭亡，身遭杀戮，宗庙毁灭断绝子孙，君臣离散，百姓流亡。凡是提起天下贪暴苛刻的人，必定称这六君。大凡人君之所以能够安定，是什么原因呢？是因为他们行事合理。而行事合理源于所熏染得当。所以善于做国君的，用心致力于选拔人才，在管理官吏方面就清闲省事了。不善于做君主的人，尽管伤身费神，忧心劳意，但国家却更加危险，自身更加受辱。这六个君主，并不是不重视他们的国家、不爱惜他们自己，而是由于不懂得治国要领的缘故。所谓不知道治国的要领，即是所熏染的不正确不得当。

【原典】

非独有染也，士亦有染。其友皆好仁义，淳谨畏令，则家日益、身日安、名日荣，处官得其理矣，则段干木、禽子、傅说之徒是也。其友皆好矜奋，创作比周，则家日损、身日危、名日辱，处官失其理矣，则子西、易牙、竖刁之徒是也。诗曰：“必择所堪，必谨所堪”者，此之谓也。

【今译】

不仅是一国之君要受臣子们的熏染，就是士人也会受朋友的影响。一个人所交的朋友都爱好仁义，都淳朴谨慎，慑于法纪，那么他的家道就日益兴盛，身体日益平安，名声日益光耀，居官治政也合于正道了，如段干木、禽子、傅说等人即属此类朋友。反之，一个人所交的朋友都是骄矜自傲、咄咄逼人，兴风作浪、结党营私，那么他的家就会日益衰败，自身就会一天天陷入险境，名声就会一落千丈，居官从政就失去正道了。如子西、易牙、竖刁这类人就是这样。《诗》中所说的“必择所堪，必谨所堪”，就是这个道理。

法仪

【原典】

子墨子曰：“天下从事者不可以无法仪，无法仪而其事能成者无有也。虽至士之为将相者，皆有法，虽至百工从事者，亦皆有法。百工为方以矩，为圆以规，直以绳，正以县。无巧工不巧工，皆以此五者为法。巧者能中之，不巧者虽不能中，放依以从事，犹逾己。故百工从事，皆有法所度。今大者治天下，其次治大国，而无法所度，此不若百工，辩也。”

【今译】

墨子说：“天底下办事的人，不可能没有法度；没有法则而能把事情做好，是从来没有的事。即使是身为将相的士人，也都要依循法度；即使从事于各种行业的工匠，也都要依循法度。工匠们用矩划成方形，用圆规划圆形，用绳墨划成直线，用水准器测定水面，用墨垂制成直立之物。无论是技巧高还是技巧低的工匠，都要拿以上五个方面作为行事的法度。巧匠能切合五者的标准，一般工匠虽做不到这样水平，但仿效五者去做，还是要胜过自身的能力。所以工匠们制造物件时，都要依循法度的。如今最高的职位是管理天下，

其次是管理国家，却没有法度可以仿效，这种人比不上工匠们能明辨事理。”

【原典】

然则奚以为治法而可？当皆法其父母奚若？天下之为父母者众，而仁者寡，若皆法其父母，此法不仁也。法不仁，不可以为法。当皆法其学奚若？天下之为学者众，而仁者寡，若皆法其学，此法不仁也。法不仁，不可以为法。当皆法其君奚若？天下之为君者众，而仁者寡，若皆法其君，此法不仁也。法不仁不可以为法。故父母、学、君三者，莫可以为治法。

【今译】

那么用什么来作为管理天下和管理国家的法则才行呢？倘若都来效法他们的父母，又怎么样呢？天下做父母的很多，但仁爱的少。倘若人人都以自己的父母为法则，这实为效法不仁。效法不仁，这自然是不可以的。倘若都来效法他们的师长，又怎么样呢？天下做师长的很多，但仁爱的少。倘若人人都以自己的师长为法则，这实为效法不仁。效法不仁，这自然是不可以的。倘若都来效法他们的国君，又怎么样呢？天下做国君的也不少，但称得上“仁者”的很少。假若都来效法国君，这就是效法不仁。效法不仁，这自然是不可以的。所以，父母、师长、国君三种人，不能用来作为治国理天下者的效法的榜样。

【原典】

然则奚以为治法而可？故曰莫若法天。天之行广而无私，其施厚而不德，其明久而不衰，故圣王法之。既以天为法，动作有为必度于天，天之所欲则为之，天所不欲则止。然而天何欲何恶者也？天必欲人之相爱相利，而不欲人之相恶相贼也。奚以知天之欲人之相爱相利，而不欲人之相恶相贼也？以其兼而爱之、兼而利之也。奚以知天兼而爱之、兼而利之也？以其兼而有之、兼而食之也。今天下无大小国，皆天之邑也。人无幼长贵贱，皆天之臣也。此以莫不牖羊、豢犬猪，絜为酒醴粢盛，以敬事天，此不为兼而有之、兼而食之邪？天苟兼而有食之，夫奚说以不欲人之相爱相利也！故曰爱人利人者，天必福之；恶人贼人者，天必祸之。曰杀不辜者，得不祥焉。夫奚说人为其相杀而天与祸乎？是以知天欲人相爱相利，而不欲人相恶相贼也。

【今译】

那么用什么作为治理国家的法则才行呢？墨子说：最好是以天为法则。天的运行广大无私，它的恩施深厚而不自居，它的光耀永远不衰，所以圣王以它为法则。既然以天为效法的法则，所以行动作事就必须依天而行，都要视天意如何而定。天意所希望的就做，天意所不希望的就不做。那么天希望什么不希望什么呢？天肯定希望人相爱相利，而不希望人相互厌恶和残害。怎么知道天希望人相爱相利，而不希望人相互厌恶和残害呢？这是因为天对人是全爱 and 全利的缘故。怎么知道天对人是全爱 and 全利呢？这是因为上天能满足全人类的衣食住行。而今世界上无论是大国还是小国，都是上天管辖下的城邑。人类无论老少贫富，都是上天管辖下的臣民。因此人无不喂牛羊、养猪狗，洁净地准备好酒食祭品，用来诚敬事天。这难道不是为了让上天满足全人类的衣食住行吗？天既然全部地拥有和供给食物，为何能说天不要人相爱相利呢？所以说：“爱护人类、帮助人类的人，上天一定使他得福；仇恨人类、残害人类的人，上天一定使他遭祸。”又说：“杀害无罪的人，也要得祸的。”这怎么能说，人类相互残杀而上天不能给他们降临灾祸呢？这说明上天希望人相爱相利，而不希望人相互厌恶和残害。

【原典】

昔之圣王禹汤文武，兼爱天下之百姓，率以尊天事鬼，其利人多，故天福之，使立为天子，天下诸侯皆宾事之。暴王桀纣幽厉，兼恶天下百姓，率以诟天侮鬼，其贼人多，故天祸之，使遂失其国家，身死为僂于天下，后世子孙毁之，至今不息。故为不善以得祸者，桀、纣、幽、厉是也，爱人利人以得福者，禹、汤、文、武是也。爱人利人以得福者有矣，恶人贼人以得祸者亦有矣。

【今译】

以前的圣王禹、汤、周文王、周武王，对天下百姓全都爱护，并带领他们崇敬上天，侍奉鬼神，这些圣王都做了许多有利于人民的事，所以上天降福给他们，使他们立为天子。天下的诸侯，都恭敬地服事他们。暴虐的君王如夏桀、商纣、周幽王、厉王，对于天下的百姓全都厌恶、憎恨，带领他们咒骂上天，侮辱鬼神，他们残害的很多人，所以天降祸给他们，使他们丧失了国家，身死还